

四書探微

中庸

袁翥鶚前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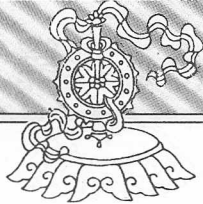
天命之謂性

中庸一書，相傳為孔子之孫子思子所作，原為禮記中的一篇，並不分章節，朱子將之分為三十三章，是便於誦讀起見，與論語、孟子、大學，合成為四書，其內容始以天始，終仍以天為結束。以不睹不聞入手，以無聲無臭為了手，推之為三達德，五達道，九經三重，三千三百，內聖外王。至於慎獨一事，朱子以人所不知己所獨知為獨，李中孚以無對待，無配偶為獨，其重點在闡述中正不偏之道，不偏叫中，守常叫庸，是儒家在教育觀點的詮釋上，具有重要之意義。



首先，開宗明義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是中庸三綱領，綱者網上之大繩，以用來提綱，所謂綱舉則目張。原來人之性出於天，即天是人性之本源，猶之木之有根，水之有源，故人之性豈能無所出處源頭。所以首先由天說到性，由性說到道，由道說到教，道是盡性的大路，教是教人盡性的方法，盡性到了極點，便與天相合，所以末一章，仍歸宿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。

人之性既賦自上天，則此性本善，是最中正、最圓滿、最光明的。中正，言其無私偏的



；圓滿，言其五常俱備的；光明，言其無所不照的。在道稱之爲無名之樸，在佛則叫做佛性或法身。佛經上又說：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，更是把抽象的靈明之性具體地勾勒出一一些端倪來。不垢不淨是言其沒有形跡的。不增不減是說人人等量的。不生不滅是指其只有轉變卻沒有消失的。華嚴經云：「法性本空寂，無取亦無見，性空即佛境，不可得思量。」又曰：「法身之理，猶如太虛，豎窮三際，橫亙十方，彌綸六合，包括兩儀，隨緣赴感，靡不周徧。」大意是指此天賦之性的法身，是充滿在太虛中的每一角落，是無所不在也無所不至，而且是感而遂通，因此吾人須知有形之色身雖孑然渺小，可是這點眞性，孟子形容而稱之爲「良貴」，即無價之寶之意。世界上所以有千門萬教之多的緣故，實無非爲了修這點眞性以求解脫而已。

昔宋朝有位叫做茶陵郁的出家師父，曾寫了一首開悟詩：

我有明珠一顆 久被塵勞關鎖
今朝塵盡光生 照破山河萬朵

有人解釋認爲是如來髮髻中有一顆頂珠；有的說心中藏著明珠，叫「心珠」；也有人說

海洋中的驪龍項下有夜明珠；此外又法華經裡有則故事說：一位長者在出遠門之前，怕孩子將來受苦，於是在衣服內縫了一顆無價的寶珠等等歌說紛紜。現在有位具知名度的法師爲之解釋說：這明珠都是指佛性，可稱智慧之光，是慈悲功德的累積，是本來即有，而不是誰給的，但因這顆明珠長久以來被煩惱的塵勞所封存，而今煩惱的塵勞已完全消失了，明珠的光芒就此顯現。然而，這顆明珠不僅是小小的夜明珠而已，它可以照遍三千大千世界無量國土，它的光芒不僅能照破黑暗成光明，甚至能照亮它所遍及的一切，照亮如此的山河，照亮宇宙世界種種現象，也就是說在煩惱斷盡的一剎那間，山河大地，宇宙萬有的種種現象乃至於過去和未來，無不在這顆明珠的照耀下，一覽無餘的。這顆明珠的來歷，可惜那位法師只講對了一半，未能正確地指出來自何方？所居何地？不過另位法師卻有詩爲證：

終日尋春不見春 芒鞋踏破嶺頭雲
歸來偶將梅花嗅 春在枝頭已十分
明珠的究竟義，不妨參悟詩意自得。

何謂率性？原來天的分性給予人，是五常俱備的。試看，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，及長無

不知敬兄，本不用率，也無所謂修，無如人自落於後天之後，情識漸長，就被氣稟所拘物慾所蔽，又加之以歷劫的業力纏縛，於是這點靈覺妙性，大都有而不知其有，這道便生了荆棘，發生了障礙。率性，就是教人重行恢復吾人性分中固有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，重整吾人性分中天然之光明。孟子說：「仁，人之安宅也，義，人之正路也。」又曰：「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」此便是所謂率性之道。

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須臾，有人謂一秒鐘之四分之一，也有稱之謂一剎那之間。孟子曰：「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歎也。」意指吾人日在道中而不自知，每日依賴飲食起居以生存，然飲食起居是道的末節，人倫天理則是道的大端，離了道的末節，身就壞了，離了道的大端，天命之性就難明了。

人作事的離道，是由於心的離道。心的離道，是人看不見的，聽不到的，因此，君子必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此不睹和不聞，即是指一個人內心深處的一念之細微處，不違乎理，不悖乎情，若然者便是不離乎道。

。人不知道一念之微無關緊要，那知極顯現的都是從極為隱微的一念中所發生之結果，到了事實顯現的時候，也就無法挽回了，徒然後悔莫及，所以說，莫現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人心的所以會離道，大抵都是被情慾所牽引，心就偏離了道。人情大約分為四端：那就是喜怒哀樂。這也是人事上所不能免的，但要隨感而發，心不著在上頭，發出來要合乎分寸，不過了度，過度就偏在一邊而不中了，所以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。

